

# 真实和映像

## ——水浒故事缘起与经过新考

潘守皎

(菏泽学院 中文系 山东 菏泽 274015)

[摘要] 水浒故事的缘起是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由于史料记载的片段、零碎和不成体系,人们对宋江起义的缘由、经过和结局早已不甚了然。本文在搜罗宋代史料的基础上,又对地方历史地理详加考证,从而描绘出宋江起义的缘由、经过和结局,并进一步阐述了它们和小说情节的渊源和联系。

[关键词] 宋江起义; 梁山泊《水浒传》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53(2011)12-0137-04

作为水浒故事主要源头的是北宋宣和前后的宋江起义,还有与其同时或者前后相继的其他各种义军故事。这些故事,衍生了小说《水浒传》的各种情节。作为一部英雄传奇,它和历史演义的创作大不相同,在这里,小说所依据的历史真实并不是主要的,而作者的想象加工才是构成情节、塑造人物的主要成分。但对于史料的追溯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往往是小说的架构和灵魂。况且,由于史料记载的片段、零碎和不成体系,人们对宋江起义的缘由、经过和结局早已不甚了了。这反而增加了人们探索历史真实的极大兴趣。为了弄清这一历史谜团,还宋江起义的本来面目,本文在重新搜罗宋史的基础之上,认真梳理和分析了一些地方文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宋江起义作了重新考证。将历史的真实和水浒故事的映像再呈于大家面前,并祈赐教。

### 一、文献片段和历史谜团

关于宋江起义,在历史文献中,我们约略可以找寻到如下片段,其中一些片段是以前人们在研究水浒故事中往往忽略的:

- 1、“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sup>①</sup>。
- 2、“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撓其锋”<sup>②</sup>。
- 3、“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sup>③</sup>。
- 4、“鄆介梁山泊,素多盗,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微罪,亦断其足筋,盗虽为衰止,而所杀亦不可胜计矣”<sup>④</sup>。
- 5、“张叔夜迁礼部侍郎,以徽猷阁待制出知海州。会剧贼宋江掠至海(州),趋海岸,劫巨舟十数。叔夜募士千人,距十数里大张旗帜,诱之使战,密伏壮士匿海旁。约候兵合,即焚其舟。舟即焚,贼大恐,无复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sup>⑤</sup>。
- 6、“宣和二年十二月初七日,歙守天章阁待制曾孝蕴以京东贼宋江等出入青、齐、单、濮间,有旨移知青社。”<sup>⑥</sup>

以上记载,为我们描述了宋江起义的基本情形。概括起来,约有如下一些信息:1、宋江起义确有其事,而且具有一定规模;2、宋江义军活动的范围主要在京东地区;3、宋江义军主要以水上劫掠为主;4、宋江义军的主要首领有36人;5、宋江义军最后被张叔夜招降或者迫降。由于以上记载过于简略,因此,就如下问题还有进一步考证说明的必要,以便弄清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一些谜团:1、宋江起义到底是怎么回事?起于何时?2、既然宋江活动的区域主要在京东,那么,“犯河北”、“起河朔”又如何解释?3、宋江以36人到处横行,“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却又怎么被一知州招降?

[作者简介] 潘守皎(1963-),男,菏泽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 二、天灾人祸与官逼民反

宋江起义约发生在徽宗宣和前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其实和其他任何农民起义没有什么两样,也是官逼民反的必然结果。宋代是一个国内矛盾非常尖锐的王朝。这一方面是因为朝廷“三元”的靡费,另一方面,也有地方官吏的胡作非为。宋江起义除了以上社会背景以外,还有更为具体的原因,即河决带来的民不聊生以及当地一部分人因地宜为盗的积习。

宋自熙宁变法以来,一些人改变了王安石的初衷,而专以独出机杼地搜刮民财为事,如吕惠卿推行“手实法”,督促纳税并奖励告发,以致民怨沸腾。徽宗时,宦官杨戡更是威逼盘剥,民无宁日。《宋史·杨戡传》载,“筑山泺(梁山泊)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郛数州,赖其蒲、鱼之利,立租船纳直,犯者盗执之。一邑率于常赋外增租钱至十余万缗(其余税赋)水旱蠲税,此不得免”<sup>⑦</sup>。该传又载,“发物供奉,大抵类朱勔,凡竹数竿用一大车,牛驴数十头,其数无极,皆责办于民,经时阅月,无休息期。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殫财靡蕲,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sup>⑧</sup>。杨戡死,李彦继其职,为害更甚。京西的提举官和京东的州县吏为虎作伥,使广大百姓求生无路。人祸之外,尚有天灾。古代气象资料显示,公元1050至1120年,亚洲季风渐强,北方降雨增多,这就造成了多次河患。据《宋史·河渠志》记载,自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至元祐九年(公元1094年),不到二十年间,黄河决口四次,此后至徽宗即位,仍有溃决。天灾人祸相威逼,致使京东路百姓铤而走险,聚众为贼为盗也就在所难免了。况且,京东路广济河是北宋末年的主要漕运水道。据多年从事地方文史研究的学者考证,广济河漕运的线路是:东起梁山泊,经济州(今巨野)西北向西,再向南经广济军(今定陶)、西南经曹州等地入东京。由于黄河决淤,广济河漕运停止以后,宋代漕运船只改由梁山泊南下,经徐州、单州向西运往东京。这条水道,承担着把京东十七州的漕粮赋税运往东京的任务,无疑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黄金水道。这条水道的郛州(后升为东平府)、济州段,正是水面辽阔,芦苇丛生的梁山泊。这就为盗贼的滋生和活动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宋江就是这一带极为有影响的水上贼寇。“郛介梁山泊,素多盗”,《宋史·蒲宗孟传》的这记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也正好解释《东都事略·张叔夜传》中所描述的宋江一伙舟船烧毁就被迫投降这一情形。因为他们是靠水吃水的贼寇,没有了船,自然也就失去了“纵横”的资本和流寇作战的基本条件。其实,这些在黄金水道上劫掠的盗寇,除了宋江这样的江湖中人,还有梁山泊、南清河沿岸的农民和渔民。他们是贪官逼迫失去了生计的流民,黄河历次泛滥造成的灾民。当然也有一些犯了律条的各色逃犯,抑或是象林冲这样被官府逼上了绝路的军官。他们都是宋江的同伙和同盟军。不仅如此,《宋史》中还有漕运吏卒监守自盗的记载: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甚至托风水沉没以灭迹,官物陷折,岁不减二十万斛”<sup>⑨</sup>。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苏轼知扬州,也发现(操舟者)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sup>⑩</sup>。由此可见,在当时内外相通、率为劫掠的现状和巨大规模。这就是历史上宋江起义的基本情形。他们主要是为衣食所迫,把盗劫官船作为谋食的手段,把打击和反抗贪官作为目的,有时还夹杂一些哥们义气与恩怨情仇。这些人除去水上劫掠以外,也少不了打家劫舍或者夺取官仓,以便接济更多的贫苦百姓,但却没有“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宏大理想。这便是《水浒传》中宣传宋江起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思想的缘由。

## 三、盗居京东与劫掠淮南

据史料载,宋江义军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京东,然史料中称其为“淮南盗”,并且又“犯河北”、“起河朔”,这作如何解释?

关于宋江义军主要在京东一带劫掠的记载,《泊宅编》中“京东贼宋江等出入青、齐、单、濮间”所言最为确凿。《宋史·徽宗本纪》和《宋史·侯蒙传》中关于宋江等“犯京东”、“寇京东”的记载,则说明宋江义军活动的主要区域仍然是京东。这里的京东,其实是指宋时的所谓京东路亦即后来的京东东路和京东西路。《宋史·地理志》载“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以应天、兖、徐、曹、青、郛、密、齐、济、沂、登、莱、单、濮、潍、淄、淮阳军、广济军、清平军、宣化军、莱芜监、利国监为京东路”。即今天苏北、豫东和山东除西北部的全部地区。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京东路分为京东东路和京东西路,青、齐、单、濮四州中,青州归属京东东路,其余三州归属京东西路。宋哲宗元丰年间,西路齐州割属东路,东路徐州割属西路。尽管有以上行政区划的

改变,但这些地区却从未改变属于京东路的事实。当然,宋江义军活动的范围绝对不会覆盖京东路之全境,甚至连青、齐、单、濮也未必都“横行”过,但在其中应该有不少他的同党甚至打着他旗号的义军。郛、济、濮、单、曹、徐等州的很多地方,都在以上所说的宋朝漕运之黄金水道上,当是宋江活动的主要区域。既然宋江活动的主要区域已达徐州,南下又有运河、淮水等便利的水路条件,在江南方腊与宋家官军激战正酣之时,宋江“犯淮阳军”、“入楚、海州界”那就再正常不过了。这其中既有乘虚而入之意,也可能有彼此呼应之心。这也就无怪乎史料中称宋江为“淮南盗”了。

那么,“犯河北”、“起河朔”是不是说宋江义军的活动范围也曾到达黄河以北并且劫掠河北路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按照上文“京东”是为一路的称谓来看,“又犯京东、河北”中的“河北”显然也应指河北路。正象上文所说的一样,宋江既然能从京东路去劫掠淮南东路的楚州、海州,当然也可以劫掠河北路的州县,《水浒传》就有攻打高唐州的描写。因为这些地方都有水路相通,都是和宋江的主要游击区临近的,偶尔“横行”一下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只不过,象《水浒传》中所写攻打大名府之类的事情,那就很难符合宋江的实力和历史事实了。大名府是宋朝的北方军事重镇,又是宋朝四京之一的北京,辖县十二,崇宁间就有十五万五千多户,比一般州府的两倍还多。况且,大名又近北部边境,有大量军队驻守。假使宋江有进攻大名府的实力,就足以说明宋江义军规模的庞大,但却很难解释后来他们又如此轻易地在淮南被招降的事实。因此,史料中也不见宋江进犯大名的记载。《宋史·徽宗本纪》中所称的宋江义军“犯河北”之说,理应有所依据,但夸大宋江之害的意思也很明显。

“起河朔”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以为“起河朔”绝不同于“犯河北”。首先,“河北”与“河朔”是两个不同概念;其次,“犯”和“起”也不是一个意思。关于“河朔”,此处泛指黄河中下游以北地区。但在北宋末年,“河朔”的南界范围即主要包括京东路的郛州(东平府)、济州、濮州一带,也就是巨野泽、梁山泊为中心的一带地区。因为黄河此前屡决滑州、濮阳段,主河道行洪于濮州、曹州之间,由巨野泽入泗水、淮河,形成一条黄河河道曰夹黄河。夹黄河西起滑、濮,东汇广济河入巨野泽。因此,此处所谓“河朔”仍是指京东路尤其是京东西路地区。由于大量泥沙的淤积,后来的巨野泽自西往东淤浅或成潭沼、洼地,水面渐次东移,约于北宋太平兴国年后,于今梁山县南部形成水泽,并与巨野泽连通,这就是《水浒传》中所说的八百里水泊。这片水域既有无数洲渚,又有梁山雄踞于大泽之中,因此这里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宋江等人的核心根据地。后来,梁山泊之名渐与巨野泽互通,熙宁后,作为漕运主要河道的广济河已淤塞不能行船,漕运路线不得不改由梁山泊南下,这就为宋江等人的劫掠提供了方便。因此,史料中所谓宋江一伙“起河朔”,就是说他们起事的地点在这一地区,这里是他们的根据地,“淮南”、“河北”只不过是他们偶尔劫掠的地区。这便是宋江一伙盗居京东,劫掠四方的一种表述。所以,史书中用“起河朔”而不用“犯河朔”。这也正好解释人们为什么认为宋江是郛城人,起事后又啸聚梁山泊的缘故。因为今郛城县和梁山泊恰好在上面所说的“河朔”地区。

#### 四、齐魏横行与海州麦城

史书中记载宋江以36人到处横行,“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却又被知州张叔夜招降。对于这一记载,人们往往会产生很多疑问。数万官军都奈何不得的梁山义军,怎么在一夜之间被一州太守轻易瓦解呢?这里有这样三个原因:其一,宋江起义的规模并不像小说中所渲染的那样大;其二,宋江义军作战受舟船等条件的限制;其三,张叔夜也非等闲之辈。

《宋史·侯蒙传》中在记载宋江起义之事时称“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这里的“齐魏”就是上面所说的“河朔”地区,两者并不矛盾。因为这些地方战国时曾分属齐国和魏国。宋江仅凭这三十六人怎么能横行齐魏,以至于“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呢?首先,我们知道宋江的队伍虽然规模并不甚大,但也绝不仅仅三十六人,这大约是其头领的数目,这从后面的阐述中将得到证明。数万官军之所以不能“撷其锋”和“无敢抗”,一方面是因为宋江一伙具备一定实力,但主要是因为宋江靠流动作战,忽东忽西,令官军无法捕捉战机,并形成正面对抗。再加上各地官军自保其境,难以作有效的配合作战。宋江义军聚而为盗,散而为民,也令官军摸不着头脑。更为官军头疼的是宋江一伙据有利地形地势,芦苇丛中,舟船往来,灵活机动。宋朝水师多驻南方,北方官军难行水战,而宋江诸人大多长年生活在水上,割蒲打渔为生,水性极为熟练。两相对照,官军自然难为宋江一伙的对手。《水浒传》中就有大篇幅的水战场面的描写,官军吃尽梁山水

军的苦头。然而,占尽地利,擅长游击战争的宋江义军最终还是被官军逼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宋史·张叔夜传》中这样记载了宋江一伙败走麦城的经过“叔夜使间者觐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傍,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sup>①</sup>这段记载和《东都事略》中《张叔夜传》的记载基本相同,说明了宋江一伙得舟船之利又受舟船之害的具体情形。更何况,在这次战斗中,张叔夜已经掌握了宋江等人活动的趋向。宋江的战败,恰恰也说明了他们一伙并无多大规模,张叔夜仅募得一千死士,即可战而胜之。当然,宋江之所以败在海州知州张叔夜手下,还在于张叔夜的勇略兼具,他并非一般人们想象的那种只会吟诗作赋的文官知州。《宋史·张叔夜传》载,“张叔夜字嵇仲,少喜言兵”,早年在西北为官,便出奇谋,使得“兰无羌患”。在逼降宋江之后,也曾任在济南府设计歼灭了“山东群盗”。此后的靖康年间,金兵南侵,张叔夜率子勤王,并力战金军,斩其金环贵将二人。都城陷落之时,“叔夜被创,犹父子力战”<sup>②</sup>。后被金兵所执,绝食殉国。宋江一伙遇到张叔夜这样智勇兼备的将领,加之义军本身的规模不大,其所以失败就可以理解了。

不过,宋江义军是战败之后被迫请降还是被张叔夜控制之后招降,依然还有些疑问。《张叔夜传》中记载是战败之后被迫请降,而据《皇宋十朝纲要》和《宋史·徽宗本纪》的记载,宋江义军则是被招降的。如《徽宗本纪》称“(宋江)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卷 22 第 408 页)。《侯蒙传》中也有类似记载,“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sup>③</sup>,侯蒙随即也被任命为东平知府。这也是《水浒传》中关于招安和征方腊情节所本。因此,关于宋江投降还是被招降的事情也就只能存疑了。没有资料记载宋江义军投降或招安之后的去向,但从其他一些文献中约略也可以发现水浒英雄的影子。《宋会要辑稿·兵》八之十五载,宣和四年五月十八日,宋江义军的重要人物杨志,在童贯的征辽大军中为将,并立战功。这应是《水浒传》中梁山义军征辽情节的缘起。不少史料证明,宋江投降或被招安以后又反,考虑到宋江与江湖英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对朝廷随时可治其罪的担心,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这也是《水浒传》续书故事产生的情由。

宋江起义无疑是后来水浒故事的主要源头,但在对宋江起义作上述一番考述之后,我们发现,历史的记载的确欠缺传奇色彩。这只是迫于生计不得不铤而走险的一段流民的故事,他们因官府的促逼而为盗,也曾因得地利而横行。由于宋元以后道教的流行,水浒故事在传奇色彩越来越浓郁的同时也被深深地烙上了道教思想的印痕。它一方面赋予这个故事中的人们“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理想。他们向往着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论称分金银的豪爽和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它也赋予这个故事中的人物一些光怪和离奇的本领。无论是宋江的天授兵书,还是公孙胜的呼风唤雨,抑或是戴宗一日千里的神行之法,都是道教神仙和符篆思想的具体流露。

历史的记载虽然是片段的、零碎的,但正是这样一些片段,给我们勾画了水浒故事最初的轮廓和映像。但施耐庵等人的贡献也许就在于此,他把水浒故事中的这帮草莽英雄传奇化了,把一段被零零星星记载的历史写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把一些模糊不清的人物塑造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丰满的文学形象,并让他们脍炙人口、流传后世。从而给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学财富。

## [注释]

①(元)脱脱《宋史·徽宗本纪》卷 22,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版,第 408 页。

②⑩⑫《宋史·张叔夜传》卷 353,第 11141 页,第 11141 页,第 11142 页。

③⑬《宋史·侯蒙传》卷 351,第 11113 页。

④《宋史·蒲宗孟传》卷 328,第 10610 页。

⑤(宋)王偁《东都事略·张叔夜传》卷 108,济南:齐鲁书社,1999 年版,第 931 页。

⑥(宋)方勺《泊宅编》卷 5,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 29 页。

⑦⑧《宋史·杨戢传》卷 468,第 13664 页,第 13665 页。

⑨《宋史·食货志上三·漕运》卷 175,第 4253 页。

[责任编辑:曹振华]